

同样写夜河思：  
昼即生时是熟时

林纯孝 咏郑板桥诗  
一九八三年十月廿二日

# 老师

TEACHER



林纯孝·辛丑除夕·广东汕头

LIN CHUNXIAO · XIN CHOU NEW YEAR'S EVE · SHANTOU, GUANGDONG

# 老 師

## 汕頭市工人文化宮美術班

一九六零年九月，就是六十二年前秋天，我十七歲。在汕頭市工人文化宮參加由市總工會主辦的工人美術培訓班，脫產一月。報告時第一次見到洪世傑先生（避先生諱，以下稱老師），這個班由老師和劉百傑先生主持，這一天，結下了我們這輩子的師生緣分。

家貧，高中僅半載遂輟學打工，無緣藝術殿堂，得遇老師引入正道。時至今日，每逢被問及就讀於何藝術院校時，皓首之人從不語塞：無學歷，從業於洪世傑先生。當時，全班十七人，最年長之幻塵兄已五十多歲，我最小。老師指導基礎訓練，劉先生指導實用美術。這班工人兄弟，有幾位畫得比我棒，作品似模似樣，為何而今銷聲匿跡？說成因社會、生活的折騰都不是實質因素，更近於藉口。真正讓其停筆的癥結是無畫興。而這個所謂“興”說土了就是癮。癮的形成必須具備：執著+技術+時間，而我做到了。為何能做到？老師教我也！在以後的日子裏，他反復引用異史氏名句“性癡則其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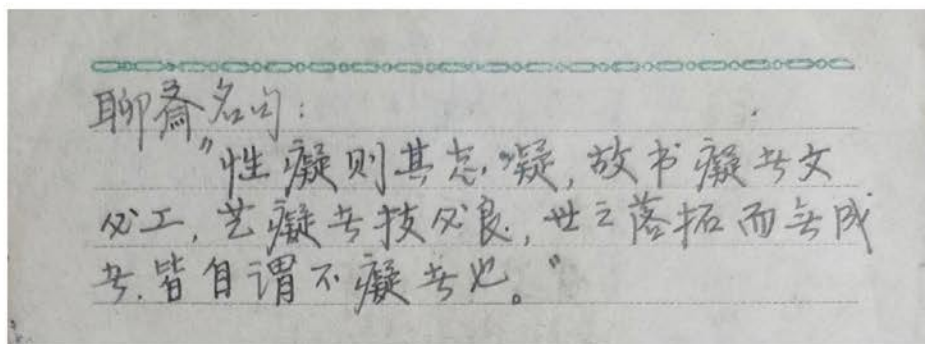


1960年汕頭市工人文化宮美術班師生合影

中排左起第三位：老師、第四位：劉百傑先生、前排左起第四位：筆者



凝，故書癡者文必工，藝癡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無成者，皆自謂不癡者也。”教導我，引我成癡，癡者癮也，我終生受用！至今我還保留著老師從本子中撕給我的一頁紙，發黃的紙面上是他抄錄蒲松齡的這段話。五十年後我將當年開學時師生的合影寄給大洋彼岸的老師，我感慨地告訴老人家：照片上他所有的學生，健在之人只有我一人還在畫。



老师手书蒲松齡《聊齋》名句

文化宮美術室配備有石膏像和高素質的藏書，都出自老師的精選。捷克版的《俄羅斯十九世紀油畫作品集》是當時的超級印刷品，《列賓全集》是活頁版，老師將其裝在鏡框中並不時更換，整套十冊的珂羅版線裝《徐悲鴻素描集》。這些書籍於今天不足為奇，但在

上世紀六十年代，視為珍品有餘。見到素描集中，徐氏因胃病而在其一幅女體速寫題詞為“畫於巴黎，肚痛不可堪”時，我想若此刻倘有速寫，當題為“畫於汕頭，肚餓不可堪”！這些書我看了又看，雖肚子看不飽，但眼睛滿足且又慢慢消化。這一個月，每天上午老師們授課，講述素描色彩、應用圖案和美術字，下午石膏像寫生或人像速寫，由同學互為模特。最後幾天往市郊畫風景，真開心！休息時老師還給大家講“武松殺嫂”。老師真會講故事，聲情並茂地描述，於今尚未忘懷。結業時，還在文化宮長廊中辦了習作展，我用油畫臨摹了老師的速寫《李梨英肖像》。這段時間，我發現每天上午十點和下午三點多，崢嶸兄都會給老師送來一小碗點心。後來才知道，老師是胃病手術後，須少食多餐，半午若無補充，舉步都難。由於身體關係，隔年老師就退休了。

文化宮美術室牆上掛著老師兩幅豎對開素描，畫的是女體雕塑。雕塑是老師在舊貨攤買的洋擺鐘銅座，雕像很精美，文革時間沉藏井中，方逃一劫。這兩幅畫，我第一次踏進美術室時就把

我給吸引住了。真美！與其說是雕塑寫生，更像是女神畫像，一定有一種我沒有看懂的東西。每天從這兩幅畫前面走過時，都想悟出個子丑寅卯出來。悟著、悟著，似乎給我悟出來了，但又不敢問老師，直到長大時才明白，老師對著比畫面小三分之二雕塑寫生，除結構準確、調子豐富不可忽略外，他用主觀因素把對象畫美了。這就是四十多年後，曾松齡教授為什麼稱老師是“潮汕老一輩藝術家唯唯美主義的宗師”原因之所在，老師畫的形象沒有不美，只有更美。

目前“唯美”一詞在有些人眼中，六分貶四分褒，視為媚俗的同義。當“唯美”成為貶詞，畫者生怕自己被冠上此二字，而紛紛遠之，我不以為然。不屑“唯美”的無非是“唯醜”，沒有半美醜的第三條路。不畫唯美，但無須貶美，老師的路我跟定了。松齡兄在 2018 年為拙作題序中說：“特別是得益於他的老師，美籍華人油畫家洪世傑先生的輔導和影響，今天他的作品風格透露了對洪世傑先生唯美主義藝術取向的師承”。短暫的培養結束，長期的磨練開始，這次機遇，我可以走進老師門下，從文化宮到怡如里。

## 怡如里之春

六十年代做工，休息日是稀罕的東西，時有時無。這一天如何過？大家幾乎不是食就是睡。每當這天我比平時起得更早，跑到石炮臺畫船仔、到廣場尾畫池塘，畫完了拿到怡如里給老師指點一番。有一次老師見畫面逆光樹在池水中的倒影用了大片褐色，笑著問我：“這幾天是不是列維坦看多了？”就這樣，忘記饑餓和主旋律，面對蘇式小畫箱畫出來的小畫，上面的幾片顏色，師生倆可以說個不停，這就叫受用。

老師退休後一面在家中畫畫，一面調養身體，畫得最多的是頭像速寫。木炭筆劃在十六開白報紙上，筆尖削成圓口鏟形，粗筆劃使用鏟口，細線條用鏟角，筆桿夾在中指和食指間，我問：“為何不用拇指和食指執筆？”老師說前者筆和紙的角度更小，懸腕時靈活，當用到手外側按著紙上畫細部時則很穩，穩了就准，且能畫出又短又寬的線段。畫完就用 L 形口吹噴管噴上自製的酒精松香液固定。老師一天最多曾畫過七幅頭像速寫，模特都是來訪親

友，友人未至就畫親人。我登門最頻，畫我最多，不下十五幅（我保留原作四幅）。當時的我滿臉又粗又黑的鬍鬚，特徵明顯。老師戲說默寫也能畫出來，並指著其中一幅對我說：“以後不論到什麼地方辦畫展都會展示這幅作品。”十幾年後香港丁未畫展，老師給我寄來現場照片，劉昌潮老師的肖像速寫和我共裝一框，就在其中。老師作品型神兼備，線條生動流暢，真個是少少許，勝多多許，我怎樣也學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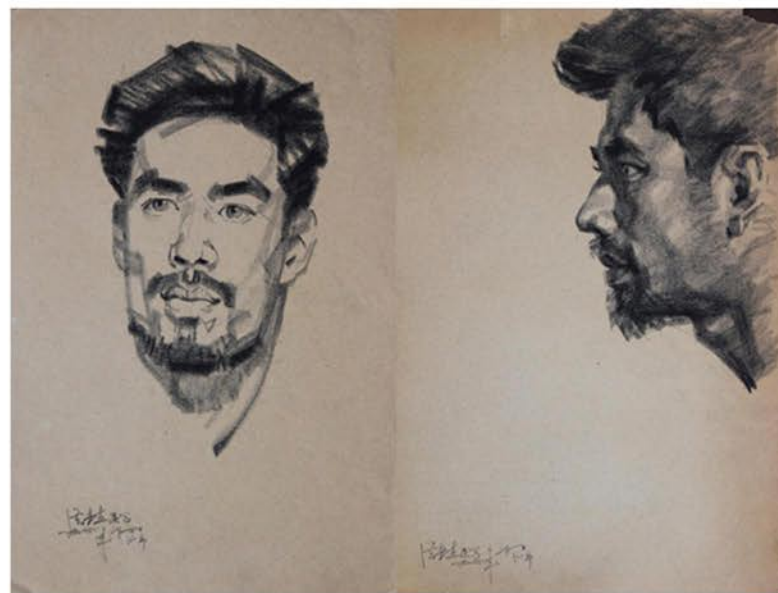
老師作品 木炭鉛筆速寫 1968年2月3日

老師作品 木炭鉛筆速寫 1968年2月20日



老師作品 木炭鉛筆速寫 1968年3月20日

老師作品 木炭鉛筆速寫 1974年3月21日



香港丁未畫展展出作品

老師作品 木炭鉛筆速寫 1968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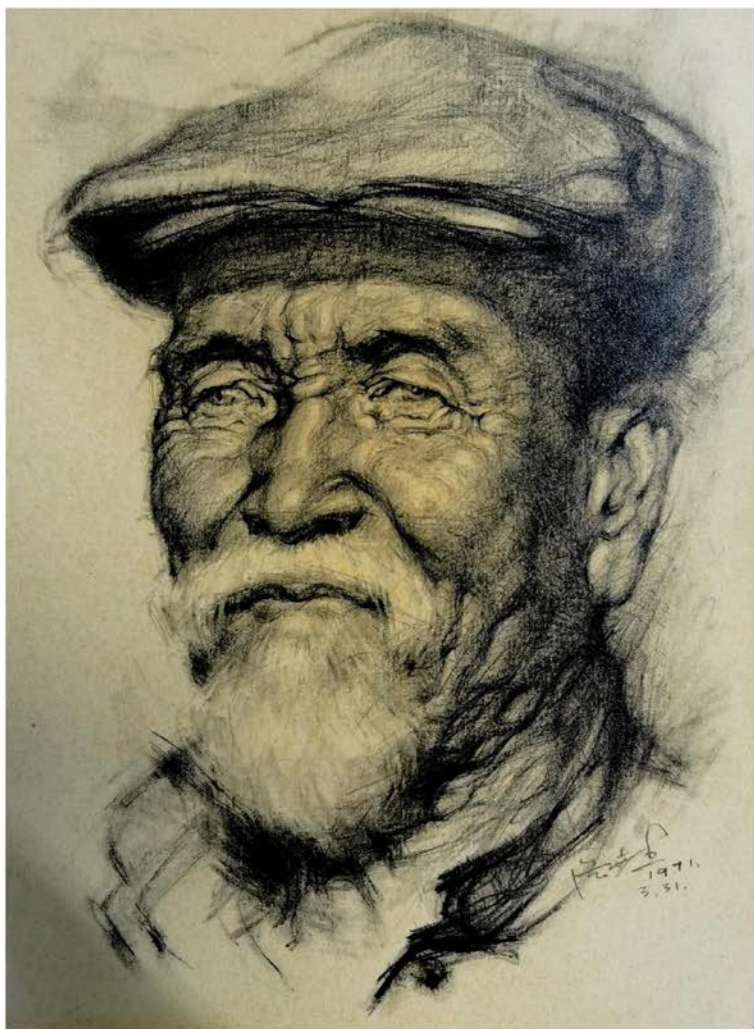


對長期的素描作業老師又是一種筆法。寫生米羅的維納斯時，沒有出現整齊的排線，筆劃輕鬆地從不同的方向交疊塑造形體。人靜時甚至可以聽到鉛筆碰撞畫板的聲音，每一劃落筆重，收筆輕，有點像中國畫的釘頭鼠尾皴，每個色調都由這樣因用力不同而深淺的線段組合，顯得透明又活潑。我一看小蘭（老師的女兒）也近似這種用筆，就跟著畫，逐漸改變按肌肉走向排線的簡單筆觸。七十年代，業內流傳一套僅二吋半的《費欣素描頭像》翻拍照片。老師讚賞大師技藝之餘，用鉛筆和製圖紙畫了一批不足五吋的素描，刻劃細膩，力求盡精微（此形式為期不長，我保存原作三件）。老師在汕所作的大部分油畫，我有幸得以讀到製作全程。個中受益，難以言喻！老師反復告訴我：“藝術無捷徑，但相信天道酬勤，畫你歡喜畫的東西。因為投入同樣的時間和精力，對一個你熱愛與否的題材，完全是二種不同的結果。”我領會老師這方話，老師的作品最多出現的主題是肖像和女體。一次，他畫了一幅新作（畫集 P43 夏日陽光），他哥哥分辨不出性別，而發問是男是女？老師笑答：“你曾見到我畫男

體嗎？”老師常說人體作品不同於解剖圖，要美得雅，千萬勿有感官刺激之嫌。像《睡著的模特》僅露出顏面、肩和上臂，身體其他部位均在帷幕後面虛寫，完美的人體依舊呈現。上述《夏日陽光》一畫就是為了表現陽光而忽略性征。我沿著老師的走向，這輩子我沒有畫過其他題材，對不喜歡的東西，縱使免強應付，也不是什麼東西。



老师作品《甥女李燕琪》铅笔速写 14cm×10cm



老师作品《头像》铅笔速写 14cm×10cm

每次從怡如里回家途中，步履總比來時快得多，因為看完老師作畫，畫興又被老師提起來，恨不得三步當二步半到家操傢伙，消化剛飽嘗的大餐。現在看到小青年齊全的名牌畫具，想起老師在物質緊缺，艱苦的作畫環境時頓感心酸，畫《烏橋化工廠火災》一畫老師用的是舊麻布米袋自製畫布，畫至酣時桔黃色告罄又不願擱筆，掏錢囑我買色去。我一見只有二角半就問：“一條？”老師只說速去速回！當即小跑買回一條馬利牌 21ml 桔黃，卻夠不上他 12 號筆在麻袋布上抹幾抹又完啦，這會兒不歇也得歇了。四十多年後我們在越洋電話中談及此事時，老師笑道：“當日有錢絕不會讓你買一條（色）。”

在怡如里另一種享受是看書。老師的藏書在當時美術界名氣不小，都在傳聞這個私人小圖書館。他戲稱書本是不會說話的啞先生，豐富的藏品來自節衣縮食（見《潮州故鄉回憶錄》），苦心搜集。如日本版《世界美術全集》共 36 卷（冊），單目錄就占了一卷。他在新馬路舊書攤發現這部書後，志在必得，奈何要價不

菲，再縮衣食對家人確實不公平，遂賣掉從香港帶回來賴以代步的克家路牌單車。當時家擁“克家路”猶如今人之開賓士寶馬，以車易書，人皆惋惜而老師不然。車有錢隨時可買，書一錯過不再。後來這套書兩進我家門，首次，我借書回家細品，每次三卷，看後再換三卷，分 12 回才看完；第二次，“破四旧”時，老師料難逃劫數，預先將整套書送至我家寄放。我怕此書有失，遂讓老舅帶書回漁州鄉下避難，雨過天晴方得完璧。有一年從老師寄來的聖誕照片中，再見背後書櫥整整一排擺放著這套飽經風霜的書。老師這麼多的書，寄藏一處怕全軍覆沒，分散則須尋可托之人，遂陷病急亂投醫之忌。怡如里相隔二街有一青年，僅數度接觸，見他家庭出身泛紅，托書一包。隔年餘世態稍靜，老師街遇其人，告知擬取返寄託之物，他滿口答應明天送回，誰知數日不見其蹤影，上門諮詢，答曰：燒了。我們猜測，還書前他只想看看曾在他家這麼久的這包東西是何物？打開一見那麼美的畫冊，貪念頓生，將書吞了，何況吞了你們的四舊諒你也不敢出聲，其中就包括英國版的《世界名畫集》。老師把這畫冊

拆開成活頁，既可裝框上牆欣賞，不斷更新，也方便臨摹，掛得最久就是沃特豪斯的《海拉斯與水仙女》，每次進老師房間我都會湊近前看看，事後老師用虔誠基督徒的心態原諒他，並相信這些書還在，有一天此人會覺悟而歸還，結果泥牛入海，老師已去，這桩事留戒後學！

讀書，我和老師一有機會就玩這樣的遊戲。如果我借到好的畫冊，又是我倆未曾讀過的，我連翻都不翻，意在與老師共用時出現驚喜。比一個人在家獨觀得益更多，因為老師翻開畫頁時喜歡用手遮住作者姓名，先猜猜是誰所作。莫小看這一猜，其中玄妙多多，若猜對了說明你熟悉這畫家的風格和技法套路，命中率越高說明知得越多。猜錯了說明你對眼前這門派瞭解不足，對那個你認為是作者的人理解也不足。放開手一看，噢！這畫家俺認識！既認識但又猜錯，那就是你對這個認識的畫家解讀太少的緣故，得繼續努力補充這幾方面的知識。老師也唱歌，特別喜歡電影《魂斷藍橋》插曲《友誼地久天長》。當時朋友圈中，只有老師



看過這部經典。他不只一次講述這場面：在如此優美的旋律中主人公起舞的畫面與樂隊的鏡頭反復交替。每變換一次就蓋熄一支蠟燭，曲終前全場暗轉，餘音繞梁。後來當我也見到此片時，隨即有老朋友再見的感覺。2004年在汕辦畫展，老師就要用這曲子作為背景音樂。一次，碰巧大家都借到單車，就跑遠一點，騎至楓溪畫燒瓦窯。回程已黃昏，一路眾人唱起“當我們年輕時”、“小路”。行文至此，恍惚老師在耳邊輕唱。



老师作品《枫溪烧瓦窑》炭笔速写 14cm×10cm

時至 1967 年，老師身體狀況漸好。食量稍多，疑似胃部手術處新生，坐談間將其歸益於“鳥肉”。當其時，為改善一家缺肉少油，他常至市郊打鳥。早出晚歸，帶回鳥兒一袋，明天就是肉食一鍋。老師槍法好、槍也好。最多時家裏三條汽槍，工字和中華都是品牌汽槍，他還嫌力度不足，為增大射程，把鉛彈直徑壓粗。也就是打鳥認識了伍南阿尾。那時間，企業流行在自家門前砌牆畫宣傳畫。位於民族路的水公司請老師包工包料，我和小蘭幫著收拾傢伙並當輔工。老師畫頭部，小蘭畫身段，我畫背景。輕鬆搞掂後，不料定單陸續，我們打遊擊似的從市區畫到鄉下，我也隨老師到潮陽伍南。日間為鄉間作畫，晚上則聽老師談文學，我問起老師故居花園何謂“趣園”，答曰：“典出陶淵明園日涉已成趣……”。就這樣迅速忘掉今夕何夕，大家讀起《歸去來兮辭》進入另一個境界，直到阿尾抓來筐蛤蟆當宵夜時，才忙著燒水找配料。老師文學底蘊很高，他動筆時我靜靜的看著，擱筆時，又是另一門課程的開始。烹茶談古，潮人盡如是，老師則所言皆學問，深入淺

出，把文學之精髓應用於作畫。他佩服歐陽修《醉翁亭記》近二十個“也”字的反復使用，琅琅上口。從“滁至琅琊，從亭至本太守”，文章層層剝繭，引人入勝。畫畫也是此理，畫面一目了然如圖解狀，不如大片虛筆寫意，精彩細砌隱於其中，沒有柳暗，焉能花明？用你的繪畫語言，引導讀者的視線到你想讓人家知道的地方。

當其時，旅遊是奢想，能時而譽石一行雖心未滿但意已足。一天，老師遊潮陽東山歸來，為大家介紹山上摹崖石刻，並釋其義。如：“少焉月出”既用蘇軾句，為何半句而無下文？因下半句即“於東山之上”，而這就是東山之上，不用贅言。為何牌坊上僅“來紫”二字？紫氣東來，此處就是東，紫氣之源也，何需再東來。人們俯腰拾級而上，忽略身後浩瀚大海，此時山腰處“妙在返觀”四字漸入眼簾，提醒人們稍息，返身觀海，大海在其南！石級穿過一門洞，有門無盾，聯書“緣亭通曲水，引步到蘭宮”，則是告訴你美景即在眼前，切莫放棄。曲水流是石亭中一面三尺見方的石盤，上刻古篆“心”字。筆劃寬約四寸，上有山泉順筆劃而流，若置杯水面，杯隨水行，效《蘭亭

集序》流觴曲水詞意，雖不及會稽之萬一，也算一遣雅興，所以亭匾大書“也足觴詠”。石亭後面清泉潺潺，巨石如床，有意躺臥納涼時，一望洞頂，“枕流”二字赫然入目，歎明代先人已為你選擇好小憩之所。老師這番剖析讓你心動而去意也蠢蠢，等到初臨東山時恍似故地重遊。日後於我妻未嫁時，還帶其留連此處。



內子攝于潮陽東山曲水流《亦足觴詠》亭中



當其時，大家囊中可想而知，過海礮石行已感滿足，到潮陽就屬奢求，再到東山時，帶了套可要可不要的茶杯沖罐，用完後藏於枕流石洞縫隙之中，以期來日再用。下周日，約同蔡荻風、吳以強二位老師複遊礮石。輪渡汽船短缺，人們坐五肚（木貨船）過海，老師反覺得舒暢。木船船體寬，無上蓋和座椅，站在船板上海風拂面，不也是一番趣味。老師望海說：礮石清靜，託福過海維艱，若大橋飛渡，上落方便時勢必人頭涌涌，此局散矣。而今況即如是，老師先見也。途中，幫了一輛貨車之忙，司機為答謝，讓我們乘順風車到惠來以內的任何地方，我們選擇了離家最近的潮陽。又一次來到東山，茶具尚在洞中，下面就是來一泡“二級色種”（當時的好茶），兩節《基度山伯爵》的精彩片段，幾張不設防的嘴，曲水流旁演繹浮生半日閑。快樂就這麼簡單，簡單很快樂！

老師常講故事，悟教誨於其間。一次相約八時渡口集中過海，一人遲到。老師批評其不守時之餘，一路講述《環球八十天》主人公福克恪守信用，最終因地球西轉，贏得了寶貴的一天的故事，告

戒大家守時何可貴。為養成嚴格的時間觀念，規定“出行不分親疏，誤點不待”之公約。這等悟大理於小事，老師善誘不斷，教畫又教做人。

至老師一九七九年移居美國，我在怡如里上落十八年，再會時，光陰已過四分之一世紀。



与老师合影于礮石 1975年11月



与老师合影于金海湾大酒店大堂 2004年4月10日

老師自汕返美後，幾乎每天晚上都能接到他的電話，並交代說：國內長途電話費貴，電話得由他打過來，我只管接聽說好。因此除了拜年、生日請安及突發因素外，都是老人家給我電話。春秋冬季在十二時左右；夏天美國夏令時鐘撥前一小時，十一點就通話了。電話很準時，好幾次我正和家人說到今晚老師的電話還未來的語音

未落，電話就響了，這一響以後就是持續一小時的越洋電話，其他人這時想打進來只有“忙音伺候”了。晚上未接到電話則視為今日尚有一事未了，時長日久，積習也成，未與老師說話不想去睡覺。如果這時女兒偶然來電並例外地打通了，一定驚奇的問我：“你今天沒有同老師通電話？”好像成為很不正常的事似的。

假如真的有人在監聽美國電話，監聽者不是以為這兩人很無聊，就是疑為說暗語。聽煩了以後，就無興趣再奉陪下去。因為這些活不傷官也不損民，大洋對岸這兩個人只不過是在擺龍門陣而已。諸如，從溫莎·牛頓油畫顏色的容量有多少種，談到電視劇大宅門續集說些什麼，從昨天外砂橋頭的車禍談到全球基督教徒抵制電影《達芬奇密碼》，從已經三十多年沒嘗到“金不換”（羅勒葉）炒薄殼談到油畫布底該刷幾層。老師談到倫勃朗和一群徒弟自己做顏料的辛苦，作畫的環境條件遠不如我們。今日我們想看誰的作品都能看到，只要翻開畫冊，名畫唾手可得。只要你想要就能買得到的顏料和工具，還有網路和數碼相機。這些東西古代



大師們看都沒看過，我們這時畫不出好作品來，就是愧對前輩，愧對自己，愧對這個時代！談話內容就是這樣“從暹羅到豬槽”，但在看似無邊無際的談話中，其實是三句不離本行，說著說著自然會回到畫畫的問題上。

跟老師的每次談話就像幼年時上怡如里看他畫畫一樣，過後便是一陣衝動，非得趕快塗抹一番才過癮。時至今日，每當給老師寄去近作照片後的日子裏，到該接電話時，我這個古稀老頭，心情竟然像小學生交完試卷一樣忐忑不安。電話中，老師鼓勵之餘，便是一如既往的循循善誘。“你畫面很裝飾，但裝飾性不一定是好東西，需要它時應點到即止，看看歷史上的好作品，很少是靠裝飾站得住腳的”、“你暗部的色單薄了，我常把桔黃、銻綠這類大家都認為危險的顏色，少量而單純地用在暗部的不起眼的地方，能使畫面活躍而生動起來，你試試看”、“生褐和熟褐要一齊使用，利用其微妙的冷熱差別會使你畫面色彩更豐富，你有的畫用生褐而忽略熟褐，用熟褐時又不用生褐，儘管可以用其他顏色調出冷暖差別，嚴格來說就不

細膩了”。這時，越洋電話便成了課堂。

在漫長的通話中，人與人的主題反復出現次數最多。一天，他突然和我談起淨空法師的演講。使我不解的是基督教徒怎麼研究起佛教理論來？老師說：“淨空法師是一位學問淵博道德高尚的人，通過 DVD 我多次聆聽他的佛學，他所有的理論都充滿感恩和寬容，特別對‘孝’的闡述更感動了我。不論基督教還是佛教，他們教義中和諧之理是相通的，就像各個畫種一樣，只是表現方法和工具的不同，畫理是一樣的，不用互相排斥。”

與上面海闊天空的世情閒話不同，用於工作的電話就詳盡不苟了。當時還沒有微信，一天幾次通話或傳真，筆錄是經常的事。像編輯時間長達十八個月，全書八百圖的《畫家洪世傑伉儷故鄉行紀念冊》就是通過這樣的電話做出來的。老師對文字、色調、書中一千多人的稱謂準確性要求很嚴，按照他的說法是“字不能錯，色不能偏”。類似“將 P171 圖中的地平線右側下移 5mm”、“將 P77 右下圖逆時針 10 度”這樣的指令常在大洋那邊傳來，莫說如此的

小改動，連一處顏色的調整常常幾經數次電話往返才完成。

當我對話筒中傳來一兩聲弄不清什麼東西的聲音而疑問時，老師笑著說是他喝牛奶的響聲。因為和我通話他常擴音，邊聊邊早餐，師母在一旁聽著，但從不插話。每次通話行將結束時，老師照例的問道：“汕頭大家都好否？”、“無乜事吧？”、“王蘭若老師可好？”等等。這時，如果有乜事我們還會談下去，直到真的無乜事，才放下電話。有時在電話突然中斷數秒後老師告訴我，剛才電話儲值卡通知他，卡中話費只剩一分鐘時間，等會將自動掛斷，屆時談到哪里算哪里，不必說再見了。如果碰到非談下去不可的話題時，老師則會重新換好電話卡，不願意“欲知後事如何，請聽明晚分解”。

辛卯年（2011）二月初一早上電話鈴響，我一聽是老師來電，沒讓他開口就搶著說：“我想後天（美國當地時間二月初二）老師生日才打電話過去，沒料到今早您來電，我提前祝老師生日快樂了！”老師說：“謝謝，今天告訴你一個不好消息，去年以來胃部長期不適，食欲銳減。近日詢醫，疑為惡物……。”確診下來，老師從容淡定，抓緊時

間，逐件完成未完成之事。著手寫自傳，整理作品。因為一進食就不適，所以治療期間，老師寧可少進食而爭取工作時能處在最佳狀態，他幾乎是在搶時間。老師與師母一生情篤，人所共知，大凡形容夫婦和睦之詞語，用於他們身上盡皆得體。患疾之初，老師曾提議：“以後，我該認碗筷而食了。”師母忙止往老師話頭：“免用，若能傳染一些給我更好。”一句話，顯盡人間摯愛！

此後，老師的電話逐漸少了，說話聲調細弱，打過去的電話都是師母接聽。

五月十日：老師來電告知身體近況，並討論是否配合中醫治療。

五月十二日：老師說經研究還是暫慢介入中醫，美國醫生的醫療認真，設備先進，若貿然修正治療方案很可能影響他們的信心。另外還要我諮詢他五十多年前的老搭當，同為汕頭工人文化宮美術班老師的劉百傑老先生可曾出版過畫集及出國參觀過？

五月十四日：我回答了諮詢結果，老師還要了劉老的電話，



最後照例問到“汕頭大家都好，無乜事吧？”



五月十五日中午，老師的外甥奮輝從揭陽來電，語調低沉的說：  
“今晨六時許……”，才聽五個字，我已猜中下文，昨晚電話竟成永訣！

沒有子夜電話了。

又是夜十一點，仰躺在床的我凝望天花，心裏正在默默告訴老師汕頭大家的事。

學生林純孝 敬禮

辛丑除夕 · 中國汕頭